上

抗日勝利，還都南京的那一年，我們住在大方巷的仁愛東村，一個中下級的空軍眷屬區里。在四川那種閉塞的地方，煎熬了那些年數，驟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，到處的古迹，到處的繁華，一派帝王氣象，把我們的眼睛都看花了。

那時偉成正擔任十一大隊的大隊長。他手下有兩個小隊剛從美國受訓回來，他那隊飛行員頗受重視，職務也就格外繁忙。遇到緊要差使，常由他親自率隊出馬。一個禮拜，倒有三四天，連他的背影兒我也見不著。每次出差，他總帶著郭軫一起去。郭軫是他的得意門生，郭軫在四川灌縣航校當學生的時候，偉成就常對我說：郭軫這個小夥子靈跳過人，將來必定大有出息。果然不出幾年，郭軫便竄了上去，爬成小隊長留美去了。

郭軫是空軍的遺族。他父親是偉成的同學，老早摔了機，母親也跟著病歿了。在航校的時候，逢年過節，我總叫他到我們家來吃餐團圓飯。偉成和我膝下無子，看著郭軫孤單，也常照顧他些。那時他還剃著青亮的頭皮，穿了一身土黃布的學生裝，舉止雖然處處露著聰明，可是口角到底嫩稚，還是個未經世的後生娃仔。當他從美國回來，跑到我南京的家來，沖著我倏地敬個軍禮，叫我一聲師娘時，我著實吃他唬了一跳。郭軫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軍制服，上身罩了一件翻領鑲毛的皮夾克，腰身勒得緊峭，褲帶上卻系著一個Rav-Ban太陽眼鏡盒兒。一頂嶄新高聳的軍帽帽沿正壓在眉毛上；頭髮也蓄長了，滲黑油亮的髮腳子緊貼在兩鬢旁。才是一兩年工夫，沒料到郭軫竟出挑得英氣勃勃了。

「怎麼了，小夥子？這次回來，該有些苗頭了吧？」我笑著向他說道。

「別的沒什麼，師娘，倒是在外國攢了幾百塊美金回來。」郭軫說道。

「夠討老婆了！」我笑了起來。

「是呀，師娘，正在找呢。」郭軫也朝著我齜了牙齒笑道。

戰後的南京，簡直成了我們那些小飛行員的天下。無論走到哪裡，街頭巷尾，總碰到個把趾高氣揚的小空軍，手上挽了個衣著人時的小姐，瀟瀟洒灑，搖曳而過。談戀愛——個個單身的飛行員都在談戀愛。一個月我總收得到幾張偉成學生送來的結婚喜帖。可是郭軫從美國回來了年把，卻一直還沒有他的喜訊。他也帶過幾位摩登小姐到我家來吃我做的豆瓣鯉魚。事後我問起他，他總是搖搖頭笑著說：「沒有的事，師娘，玩玩罷了。」可是有一天，他卻跑來告訴我：「這次他認了真了。他愛上了一個在金陵女中念書叫朱青的女孩兒。」

「師娘!」他一股勁的對我說道:「你一定會喜歡她，我要帶她來見你。師娘，我從來沒想到會對一個女孩子這樣認真過。」郭軫那個人的性格，我倒摸得著一二。心性極為高強，年紀輕，發跡早，不免有點自負。平常談起來，他曾對我說，他必得要選中一個稱心如意的女孩兒，才肯結婚。他帶來見我的那些小姐，個個容貌不凡，他都沒有中意，我私度這個朱青大概是天仙一流的人物，才會使得郭軫如此動心。

當我見到朱青的時候，卻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。那天郭軫帶她來見我，在我家吃午飯。原來朱青卻是一個十八九歲頗為單瘦的黃花閨女，來做客還穿著一身半新舊直統子的藍布長衫，襟上掖了一塊白綢子手絹兒。頭髮也沒有燙，抿得整整齊齊的垂在耳後。腳上穿了一雙帶絆的黑皮鞋，一雙白色的短統襪子倒是乾乾淨淨的。我打量了她一下，發覺她的身段還未出挑得周全，略略扁平，麵皮還泛著些青白。可是她的眉眼間卻蘊著一脈令人見之忘俗的水秀，見了我一徑半低著頭，靦靦腆腆，很有一股教人疼憐的怯態。一頓飯下來，我怎麼逗她，她都不大答得上腔來，一味含糊的應著。倒是郭軫在一旁卻著了忙，一忽兒替她拈菜，一忽兒替她斟茶，直慫著她跟我聊天。

「她這個人就是這麼彆扭。」郭軫到了後來急躁的指著朱青說道:「她跟我還有話說，見了人卻成了啞巴。師娘這兒又不是外人，也這麼出不得眾。」郭軫的話說得暴躁了些，朱青扭過頭去，羞得滿面通紅。

「算了!」我看著有點不過意，忙止住郭軫道:「朱小姐頭一次來，自然有點拘泥，你不要去戳她。吃完飯還是你們兩人去游玄武湖去罷，那兒的荷花開得正盛呢。」郭軫是騎了他那輛十分招搖的新摩托車來的。吃完飯，他們離開的時候，郭軫把朱青扶上了後車座，幫著她繫上她那塊黑絲頭巾，然後跳上車，輕快的發動了火，向我得意洋洋的揮了揮手，倏地一下，便把朱青帶走了。朱青偎在郭軫身後，頭上那塊絲中吹得高高揚起。看著郭軫對朱青那副笑容，我知道他這次果然認了真了。

 有一次，偉成回來，臉色沉得很難看，一進門便對我說道：

「郭軫那小夥子越來越不像話！我倒沒料到他竟是這樣一個人」

「怎麼了？」我十分詫異，我從來沒有聽見偉成說過郭軫一句難聽的話。

「你還問得出呢！你不是知道他在追一個金陵女中的學生嗎？我看他這個人談戀愛談昏了頭！經常闖進人家學校里去，也不管人家在上課，就去引逗那個女學生出來。這還不算，他在練機的時候，竟然飛到金陵中的上空，在那兒打轉子，惹得那些女學生都從課室里伸頭出來看熱鬧。人家校長告到我們總部來了，成個什麼體統？一個飛行員這麼輕狂，我要重重的處罰他！」

 郭軫被記了過，革除了小隊長的職務。當我見到郭軫時，他卻對我解說道：「師娘，不是我故意犯規，惹老師生氣，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。真的，師娘，我在天上飛，我的心都在地上跟著她呢。朱青是個規規矩矩的好女孩，就是有點怕生，不大會交際罷了。現在學校把她開除了，她老子娘從重慶打電報來逼她回去。她死也不肯，和他們也鬧翻了。她說她這一輩子跟定了我，現在她一個人住在一間小客棧里還沒有著落呢。」

「傻子，」我搖頭嘆道，沒想到聰明人談起戀愛來，也會變得這般糊塗，「既是這麼痴，兩人結婚算了。」

「師娘，我就是要來和你商量這件事，要請你和老師做我們的主婚人呢。」郭軫滿面光彩對我說道。

 郭軫和朱青結婚以後，也住在我們仁愛東村裡。郭軫有兩個禮拜的婚假，本來他和朱青打算到杭州去度蜜月的，可是還沒有去成，猛然間國內的戰事便爆發了。偉成他們那個大隊被調到東北去。臨走的那天早上，才蒙蒙亮，郭軫便鑽進我的廚房裡來，我正在升火替偉成煮泡飯。郭軫披著件軍外套，頭髮蓬亂，兩眼全是紅絲，鬍鬚也沒剃，一把攥住我手，嗓子嘎啞，對我說道：

「師娘，這次無論如何要拜託你老人家了——」

「曉得了。」我打斷他的話道，「你不在，自然是我來照顧你老婆啦。」

「師娘——」郭軫還在嘮叨，「朱青還不大懂事，我們空軍里的許多規矩，她不甚明了，你要當她自己人，多多教導她才好。」

「是了。」我笑道，「你師娘跟著你老師在空軍里混了這十來年，什麼還沒見過？不知多少人從我這裡學了乖去呢。朱青又不笨，你等我來慢慢開導她。」

 偉成和郭軫他們離去後，我收拾了一下屋子便走到朱青家去探望她。公家配給郭軫他們的宿舍是一幢小巧的木板平房。他們搬進去以前，郭軫特別找人粉刷油漆過一輪，掛上些新的門帘窗幔，相當起眼。我進到他們的房子里，看見客廳里還是新房般的打扮。桌子椅子上堆滿了紅紅綠綠的賀禮，有些包裹尚未拆封。桌子跟下卻圍著一轉花籃，那些玫瑰劍蘭的花苞兒開得十分新鮮，連鳳尾草也是碧綠的。牆上那些喜幛也沒有收去，郭軫同學送給他的一塊烏木燙金的喜匾卻懸在廳的中央，寫著「白頭偕老」。

 朱青在她房裡，我走進去她也沒有聽見。她歪倒在床上，臉埋在被窩裡，抽抽搭搭的哭泣著。她身上仍舊穿著新婚的艷色絲旗袍，新燙的頭髮揉亂了，發尾子枝椏般生硬的張著。一床綉滿五彩鴛鴦的絲被面被她搓得全是皺紋。在她臉旁被面上，卻浸著一塊碗大的濕印子。她聽見我的腳步驚坐了起來，只叫出一聲「師娘」，便只有哽咽的份兒了。朱青滿面青黃，眼睛腫得眯了起來，看著愈加瘦弱了。我走過去替她抿了一下頭髮，絞了一把熱手巾遞給她。朱青接過手中，把臉捂住，重新又哭泣起來。房子外頭不斷的還有大卡車和吉普車在拖拉行李，鐵鏈鐵條撞擊的聲音，非常刺耳，村子裡的人正陸續啟程上任，時而女人尖叫，時而小孩啼哭，顯得十分惶亂。我等朱青哭過了，才拍拍她的肩膀說道：「頭一次，乍然分離，總是這樣的——今晚不要開伙，到我那兒吃夜飯，給我做個伴兒。」

 偉成和郭軫他們一去便了無蹤跡。忽而聽見他們調到華北，忽而又來信飛到華中去了，幾個月來一次也沒回過家。這個期間，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。有時我教她做菜，有時我教她織毛衣，也有時我卻教她玩幾張麻將牌。

「這個玩意兒是萬靈藥。」我對她笑著說道，「有心事，坐上桌子，紅中白板一混，什麼都忘了。」

 朱青結婚後，放得開多了，可是仍舊靦腆怯生，除掉我這兒，村子裡別家她一概沒有來往。村子裡那些人的身世我都知曉，漸漸兒的，我也揀了一些告訴她聽，讓她熟悉一下我們村裡那些人的生活。

 「你別錯看了這些人，」我對她說，「她們背後都經過了一番歷練的呢。像你後頭那個周太太吧，她已經嫁了四次了。她現在這個丈夫和她前頭那三個原來都是一個小隊里的人。一個死了托一個，這麼輪下來的。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，對她也算周到了。還有你對過那個徐太太，她先生原是她小叔，徐家兩兄弟都是十三大隊里的。哥哥歿了，弟弟頂替。原有的幾個孩子，又是叔叔又是爸爸，好久還叫不清楚呢。」

「可是她們看著還有說有笑的。」朱青望著我滿面疑惑。

「我的姑娘，」我笑道，「不笑難道叫她們哭不成？要哭，也不等到現在了。」

 郭軫離開後，朱青一步遠門也不肯出，天天守在村子裡。有時我們大伙兒上夫子廟去聽那些姑娘們清唱，朱青也不肯跟我們去。她說她怕錯過總部打電話傳來郭軫的消息，一天夜裡，總部帶信來說，偉成那一隊經過上海，有一天多好停留，可能趕到南京來。朱青一早便跳出跳進，忙著出去買了滿滿兩籃子菜回來。下午我經過她門口，看見她穿了一身藍布衣褲，頭上系了一塊舊頭巾，站在凳子上洗窗戶。她人又矮小，踮起腳還夠不著，手裡卻揪住一塊大抹布揮來揮去，全身的勁都使出來了似的。

「朱青，那上頭的灰塵，郭軫看不見的。」我笑著叫道。

朱青回頭看見我，紅了臉，訕訕的說道：「不知怎的，才幾個月，這問房子便舊了，洗也洗不幹凈。」

 傍晚的時分，朱青過來邀了我一塊兒到村口擱軍用電話的那間門房裡去等候消息。總部那邊的人答應六七點鐘給我們打電話通消息。朱青梳洗過了，換上一件杏黃色的薄綢長衫，頭上還絡了一根蘋果綠的絲帶，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紅，看著十分清新可喜。起初朱青還非常開心，跟我有說有笑，到了六點多鐘的光景，她便漸漸緊張起來了，臉也綳了，聲也噤了，她一邊織著毛線卻不時的抬頭去看桌上那架電話機。我們左等右等，直到九點多鐘，電話鈴才響了起來。朱青倏地跳起來，懷裡的絨線球滾到一地，急忙向電話奔去，可是到了桌子邊卻回過頭來向著我聲音顫抖的說道：「師娘——電話來了。」

 我去接過電話，總部里的人說，偉成他們在上海只停留了兩小時，下午五點鐘已經起飛到蘇北去了。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朱青，朱青的臉色一下子變得非常難看，她呆站著，半晌沒有出聲，臉上的肌肉卻微微的在抽搐。

「我們回去吧。」我向她說道

我們走回村子裡，朱青一直默默跟在我後面，走到我家門口時，我對她說：

「莫難過了，他們的事情很沒準的。」

朱青扭過頭去，用袖子去擂眼睛，嗓子哽咽得很厲害。

「別的沒有什麼，只是今天又空等了一天——」

我把她的肩膀摟過來說道：「朱青，師娘有幾句話想跟你講，不知你要不要聽。飛將軍的太太，不容易當。廿四小時，那顆心都掛在天上，哪怕你眼睛朝天望出血來，那天上的人未必知曉。他們就像那些鐵鳥兒，忽而飛到東，忽而飛到西，你抓也抓不住。你嫁進了我們這個村子裡，朱青，莫怪我講句老實話，你就得狠起心腸來，才擔得住日後的風險呢。」

朱青淚眼模糊的瞅著我，似懂非懂的點著頭兒。我扳起她的下巴頦，笑著嘆道：「回去吧，今夜早點上床。」

 民國三十七年的冬天，我們這邊的戰事已經處處失利了，北邊一天天吃緊的當兒，我們東村裡好幾家人都遭了凶訊。有些眷屬天天到廟裡去求神拜菩薩，算命的算命，摸骨的摸骨。我向來不信這些神神鬼鬼，偉成久不來信，我便邀隔壁鄰舍來成桌牌局，熬個通宵，定定神兒。有一晚，我跟幾個鄰居正在鬥牌兒，住在朱青對門的那個徐太太跑來一把將我拖了出去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告訴我說總部剛來通知，郭軫在徐州出了事，飛機和人都跌得粉碎。我趕到朱青那兒，裡面已經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的人。朱青歪倒在一張靠椅上，左右一邊一個女人揪住她的膀子，把她緊緊按住，她的頭上扎了一條白毛巾，毛巾上紅殷殷的沁著巴掌大一塊血跡。我一進去，裡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訴我：朱青剛才一得到消息，便抱了郭軫一套制服，往村外跑去，一邊跑一邊嚎哭，口口聲聲要去找郭軫。有人攔她，她便亂踢亂打，剛跑出村口，便一頭撞在一根鐵電線杆上，額頭上碰了一個大洞，剛才抬回來，連聲音都沒有了。

 我走到朱青跟前，從別人手裡接過一碗薑湯，用銅羹匙撬開朱青的牙關，紮實的灌了她幾口。她的一張臉像是劃破了的魚肚皮，一塊白，一塊紅，血汗斑斑。她的眼睛睜得老大，目光卻是散渙的。她沒有哭泣，可是兩片發青的嘴唇卻一直開合著，喉頭不斷發出一陣陣尖細的聲音，好像一隻瞎耗子被人踩得發出吱吱的慘叫來一般。我把那碗薑湯灌完了，她才漸漸的收住目光，有了幾分知覺。

 朱青在床上病了許久。我把她挪到我屋子裡。日夜守住她，有時連我打牌的時候，也把她放在跟前。我怕走了眼，她又去尋短見。朱青整天睡在床上。也不說話，也不吃東西。每天都由我強灌她一點湯水。幾個禮拜，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頭，麵皮死灰，眼睛凹成了兩個大窟窿。有一天我喂完她，便坐在她床沿上，對她說道：「朱青，若說你是為了郭軫，你就不該這般作踐自己。就是郭軫在地下，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。」

 朱青聽了我的話，突然顫巍巍的掙扎著坐了起來，朝我點了兩下頭，冷笑道：「他知道什麼？他跌得粉身碎骨哪裡還有知覺？他倒好，轟地一下便沒了——我也死了，可是我卻還有知覺呢。」朱青說著，面上似哭似笑的扭曲起來，非常難看。

 守了朱青個把月，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。幸而她老子娘卻從重慶趕了來。她老子看見她一句話都沒有說，她娘卻狠狠的啐了一口：「該呀！該呀！我要她莫嫁空軍，不聽話，落得這種下場！」說著便把朱青蓬頭垢面的從床上扛下來，用板車連鋪蓋一齊拖走了。朱青才走幾天，我們也開始逃難，離開了南京。

下

 來到台北這些年，我一直都住在長春路，我們這個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，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干，裡面的人四面八方遷來的都有，以前我認識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裡去了。幸好這些年來，日子太平，容易打發，而我們空軍里的康樂活動，卻並不輸於在南京時那麼頻繁，今天平劇。明天舞蹈，逢著節目新鮮，我也常去那些晚會去湊個熱鬧。

 有一年新年，空軍新生社舉行遊藝晚會。有人說歷年來就算這次最具規模。有人送來兩張門票，我便帶了隔壁李家念中學那個女兒一同去參加。我們到了新生社的時候，晚會已經開始好一會兒了。有些人擠做一堆在搶著摸彩，可是新生廳里卻是音樂悠揚跳舞開始了。整個新生社塞得寸步難移，男男女女，大半是年輕人，大家嘻嘻哈哈的，熱鬧得了不得。廳里飄滿了紅紅綠綠的氣球，有幾個穿了藍色制服的小空軍，拿了煙頭燒得那些氣球砰砰嘭嘭亂炸一頓，於是一些女人便趁勢尖叫起來。夾在那些混叫混鬧的小夥子中間，我的頭都發了暈，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兒擠進了新生廳里，我們倚在一根廳柱旁邊，觀看那些人跳舞。那晚他們弄來空軍里一個大樂隊，總有二十來人。樂隊的歌手也不少，一個個上來，衣履風流，唱了幾個流行歌，卻下到舞池和她們相識的跳舞去了。正當樂隊里那些人敲打得十分賣勁的當兒，有一個衣著分外妖燒的女人走了上來，她一站上去，底下便是一陣轟雷般的喝彩，她的風頭好像又比眾人不同一些。那個女人站在台上，笑吟吟地沒有半點兒羞態，不慌不忙把麥克風調了一下，回頭向樂隊一示意，便唱了起來。

 「秦婆婆，這首歌是什麼名字？」李家女兒問道，她對流行歌還沒我在行。我的收音機，一向早上開了，睡覺才關的。

 「《東山一把青》。」我答道。

 這首歌，我熟得很，收音機里常收得到白光灌的唱片，倒是難為那個女人卻也唱得出白光那股懶洋洋的浪蕩勁兒。她一隻手拈住麥克風，一隻手卻一徑滿不在乎的挑弄她那一頭蓬得像只大鳥窩似的頭髮。她翹起下巴頦兒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的唱著：

東山哪，一把青。

西山哪，一把青。

郎有心來姐有心，

郎呀，咱倆兒好成親哪——

她的身子微微傾向後面，晃過來，晃過去，然後突地一股勁兒，好像從心窩裡迸了出來似的唱道：

噯呀噯噯呀，

郎呀，咱倆兒好成親哪——

 唱到過門的當兒，她便放下麥克風，走過去從一個樂師手裡拿過一雙鐵鎚般的敲打器，吱吱嚓嚓的敲打起來，一面卻在台上踏著倫巴舞步，顛顛倒倒，扭得頗為孟浪。她穿了一身透明紫紗灑金片的旗袍，一雙高跟鞋足有三寸高，一扭，全身的金鎖片便閃閃發光起來。一曲唱完，下面喝彩聲，足有半刻時辰，於是她又隨意唱了一個才走下台來，即刻便有一群小空軍迎上去把她擁走了。我還想站著聽幾個歌，李家女兒卻吵著要到另外一個廳去摸彩去。正當我們擠出人堆離開舞池的當兒，突然有人在我身後抓住了我的膀子叫了一聲：

「師娘！」

 我一回頭，看見叫我的人，赫然是剛才在台上唱「東山一把草」的那個女人。來到台北後，沒有人再叫我「師娘」了，個個都叫我秦老太，許久沒有聽到這個稱呼，驀然間，異常耳生。

「師娘，我是朱青。」那個女人笑吟吟的望著我說道。

我朝她上下打量了半天，還沒來得及回話，一群小空軍便跑來，吵嚷著要把她挾去跳舞。她把他們摔開，湊到我耳根下說道：

「你把地址給我，師娘，過兩天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，現在我的牌張也練高了。」

她轉身時又笑吟吟的悄聲對我說道：

「師娘，剛才我也是老半天才把你老人家認出來呢。」

 從前看京戲，伍子胥過昭關一夜便急白了頭髮，那時我只道戲裡那樣做罷了，人的模樣兒哪裡就變得那麼厲害。那晚回家，洗臉的當兒，往鏡子里一端詳，才猛然發覺原來自己也灑了一頭霜，難怪連朱青也認不出我來了。從前逃難的時候，只顧逃命，什麼事都懵懵懂懂的，也不知黑天白日。我們撤退到海南島的時候，偉成便病歿了。可笑他在天上飛了一輩子，沒有出事，坐在船上，卻硬生生的病故了。他染了痢疾，船上害病的人多，不夠葯，我看著他屙痢屙得臉發了黑。他一斷氣，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來，和其他幾個病死的人，一齊丟到了海里去，我只聽得「嘭」一下，人便沒了。打我嫁給偉成那天起，我心裡已經盤算好以後怎樣去收他的屍骨了。我早知道像偉成他們那種人，是活不過我的。倒是沒料到末了連他屍骨也沒收著。來到台灣，天天忙著過活，大陸上的事情，竟逐漸淡忘了。老實說，要不是在新生社又碰見朱青，我是不會想起她來了的。

 過了兩天，朱青果然差了一輛計程車帶張條子來接我去吃晚飯。原來朱青就住在信義路四段，另外一個空軍眷屬區里。那晚她還有其他的客人，是三個空軍小夥子，大概周未從桃園基地來台北度假的，他們也順著朱青亂叫我師娘起來，朱青指著一個白白胖胖，像個麵包似的矮子向我說道：「這是劉騷包，師娘，回頭你瞧他打牌時，那副狂骨頭的樣兒就知道了。」那個姓劉的便湊到朱青跟前嬉皮笑臉的嚷道：「大姐，難道今天我又撞著你什麼了？到現在還沒有半句好話呢。」

 朱青只管吃吃的笑著，也不去理他，又指著另外一個瘦黑瘦黑的男人說道：「他是開小兒科醫院的，師娘只管叫他王小兒科就對了。他和我們打了這麼久的麻將，就沒和出一副體面的牌來。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雞和大王。」那個姓王的笑歪了嘴，說道：「大姐的話先別說絕了，回頭上了桌子，我和老劉上下手把大姐夾起來，看大姐再賭厲害。」朱青把面一揚，冷笑道：「別說你們這對寶器，再換兩個厲害的來，我一樣有本事教你們輸得當了褲子才准離開這兒呢。」

 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裝，肩上披著件紅毛衣，袖管子甩盪甩盪的，兩筒膀子卻露在外面。她的腰身竟變得異常豐圓起來，皮色也細緻多了，臉上畫得十分入時，本來生就一雙水盈盈的眼睛，此刻顧盼間，露著許多風情似的。接著朱青又替我介紹了一個二十來歲叫小顧的年輕男人。小顧長得比先頭那兩個體面得多，茁壯的身材，濃眉高鼻，人也厚實，不像那兩個那麼嘴滑。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時候，小顧一徑跟在她身後，替她搬挪桌椅，聽她指揮，做些重事。

 不一會，我們入了席，朱青便端上了頭一道菜來，是一盆清蒸全雞，一個琥珀色的大瓷碗里盛著熱氣騰騰的一隻大肥母雞，朱青一放下碗，那個姓劉的便跳起來走到小顧身後，直推著他嚷道：

「小顧，快點多吃些，你們大姐燉雞來補你了。」

 說著他便跟那個姓王的笑得發出了怪聲來。小顧也跟著笑了起來，臉上卻十分尷尬。朱青抓起了茶几上一頂船形軍帽，迎著姓劉的兜頭便打，姓劉的便抱了頭繞著桌子竄逃起來。那個姓王的拿起羹匙舀了一瓢雞湯送到口裡，然後舐唇咂嘴的嘆道：

「小顧來了，到底不同，大姐的雞湯都燉得下了蜜糖似的。」

 朱青丟了帽子，笑得彎了腰，向那姓劉的和姓王的指點了一頓，咬著牙齒恨道：「兩個小挨刀的，誆了大姐的雞湯，居然還吃起大姐的豆腐來！」

「大姐的豆腐自然是留給我們吃的了。」姓劉的和姓王的齊聲笑道。

 「今天要不是師娘在這裡，我就要說出好話來了，」朱青走到我身邊，一隻手扶在我肩上笑著說道，「師娘，你老人家莫見怪。我原是召了這群小弟弟來侍候你老人家八圈的，哪曉得幾個小鬼頭平日被我慣壞了，嘴裡沒上沒下混說起來。」

朱青用手戳了一下那個姓劉的額頭，說道：「就是你這個騷包最討人嫌！」說著便走進廚房裡去了。小顧也跟了進去幫朱青端菜出來。那餐飯我們吃了多久，姓劉的和姓王的便和朱青說了多久的風話。

 自那次以後，隔一兩個禮拜，朱青總要來接我到她家去一趟。可是見了她那些回數，過去的事情，她卻一句也沒有提過。我們見了面總是忙著搓麻將。朱青告訴我說，小顧什麼都不愛，惟獨喜愛這幾張。他一放了假，從桃園到台北來，朱青就四處去替他兜搭子，常常連她巷子口那家雜貨店一品香老闆娘也拉了來湊腳。小顧和我們打牌的當兒，朱青便不入局，她總端張椅子，挨著小顧身後坐下，替小顧點張子。她蹺著腳，手肘子搭在小顧肩上，嘴裡卻不停的哼著歌兒，又是什麼《嘆十聲》，又是什麼《怕黃昏》，唱出各式各樣的名堂來。有時我們打多久的牌，朱青便在旁邊哼多久的歌兒。

「你幾時學得這麼會唱歌了，朱青？」有一次我忍不住問她道，我記起她以前講話時，聲音都怕抬高些的。

「還不是剛來台灣找不到事，在空軍康樂隊里混了這麼些年學會的。」朱青笑著答道。

「秦老太，你還不知道呀，」一品香老闆娘笑道，「我們這裡都管朱小姐叫『賽白光』呢。」

「老闆娘又拿我來開胃了，」朱青說道，「快點用心打牌吧，回頭輸脫了底，又該你來鬧著熬通宵了。」

 遇見朱青才是三四個月的光景，有一天，我在信義路東門市場買滷味，碰見一品香的老闆娘在那兒辦貨，她一見了我就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叫道：「秦老太，你聽見沒有？朱小姐那個小顧上禮拜六齣了事啦！他們說就在桃園的飛機場上，才起飛幾分鐘，就掉了下來。」

「我並不知道呀。」我說。

一品香老闆娘叫了一輛三輪車便和我一同往朱青家去看她去。一路上一品香老闆娘自說自話叨登了半天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好好的一個人一下子就沒了。那個小顧呀，在朱小姐家裡出入怕總有兩年多了。初時朱小姐說小顧是她乾弟弟，可是兩個人那麼眉來眼去，看著又不像。我們巷子里的人都說朱小姐愛吃『童子雞』，專喜歡空軍里的小夥子。誰能怪她呀？像小顧那種性格的男人，對朱小姐真是百依百順，到哪兒去找？我替朱小姐難過！」

 我們到了朱青家，按了半天鈴，沒有人來開門，不一會兒，卻聽見朱青隔著窗子向我們叫道：「師娘，老闆娘，你們進來呀，門沒有閂上呢。」

 我們推開門，走上她客廳里，卻看見原來朱青正坐在窗台上，穿了一身粉紅色的綢睡衣，撈起了褲管蹺起腳，在腳趾甲上塗寇丹，一頭的髮捲子也沒有卸下來。她見了我們抬起頭笑道：「我早就看見你們兩個了，指甲油沒幹，不好穿鞋子走出去開門，叫你們好等——你們來得正好，晌午我才燉了一大鍋糖醋蹄子，正愁沒人來吃。回頭對門余奶奶來還毛線針，我們四個人正好湊一桌麻將。」

 正說著余奶奶便走了進來。朱青慌忙從窗台上跳了下來，收了指甲油，對一品香老闆娘說道：「老闆娘，煩你替我擺擺桌子，我進去廚房端菜來。今天都是太太們，手腳快，吃完飯起碼還有二十四圈好搓。」

 朱青進去廚房，我也跟了進去幫個忙兒。朱青把鍋里的糖醋蹄子倒了出來，又架上鍋頭炒了一味豆腐。我站在她身旁端著盤子等著替她盛菜。「小顧出了事，師娘該聽到了？」朱青一邊炒菜，頭也沒有回，便對我說道。

「剛才一品香老闆娘告訴我了。」我說。

「小顧這裡沒有親人。他的後事由我和他幾個同學料理清楚了。昨天下午，我才把他的骨灰運到碧潭公墓下了葬。」

 我站在朱青身後，瞅著她，沒有說話，朱青臉上沒有施脂粉，可是看著還是異樣的年輕朗爽，全不像個三十來歲的婦人，大概她的雙頰豐腴了，肌膚也緊滑了，歲月在她的臉上好像刻不下痕迹來了似的。我覺得雖然我比朱青還大了一大把年紀，可是我已經找不出什麼話來可以開導她的了。朱青利落的把豆腐兩翻便起了鍋，然後舀了一瓢，送到我嘴裡，笑著說道：「師娘嘗嘗我的『麻婆豆婆』，可夠味了沒有？」

 我們吃過飯，朱青便擺下麻將桌子，把她待客用的那副蘇州竹子牌拿了出來。我們一坐下去，頭一盤，朱青便撂下一副大三元來。

「朱小姐，」一品香老闆娘嚷道，「你的運氣這樣好，該去買『愛國獎券』了！」

「你們且試著吧，」朱青笑道，「今天我的風頭又要來了。」

 八圈上頭，便成了三歸一的局面，朱青面前的籌碼堆到鼻尖上去了。朱青不停的笑聲，嘴裡翻來滾去哼著她常愛唱的那首《東山一把青》。隔不了一會兒，她便哼出兩句：

噯呀噯噯呀，

郎呀，採花兒要趁早哪——